

# 眼淚的溫度

文／志偉 圖／無心

十 六歲的生日，我第一次感覺到眼淚的溫度。

從小，在眷村長大。因為是長子，父母親視我為家庭的棟樑、國家的中堅，



而我的表現也一直是出人頭地。

也許是不服輸的性格，不管任何事皆不願落於人後。勉強所及，我加入了眷村子弟的團體，逐漸地，行為思想有了偏差。慢慢演變，視法律規範為無物，恣意橫行。父親溫言規勸，母親以淚洗面，那時的我個性驕躁浮浪，不知回頭，也不想回頭。

刀光血影的生活，刺激著我年少的心靈，總覺得叱咤風雲不可一世，人生至此，夫復何求。

終於，插下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在一次爭地盤的廝殺後，未成年的我成了通緝犯。

永遠忘不了人生中那段逃亡的日子，沒人願意收留我，也沒有公司敢錄用我。昔日稱兄道弟的朋友，一個個變成了陌路人，彷彿我身上染了瘟疫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日夜躲躲藏藏，稍有風

吹草動便膽戰心驚，最慘的是，連躲藏的地方都沒有。

可想而知，必然逃不過法律的制裁。第一次踏入高牆內，是我永遠揮不去的夢魘。

風很輕，陽光很暖和，鳥兒快樂地喧鬧，我戴著手銬腳鐐，忍不住心底升起的顫抖，顫巍巍地邁出每一步，腦子裡空蕩蕩，抓不著一絲希望，好像走到了世界末日。

剛剛進入少年觀護所，沒有辦法習慣牢內的生活，常常深夜啜泣不能入眠。年紀幼小的我，睜大了眼睛，繃緊了每一寸肌肉，每一處心靈，咀嚼著後悔的意志。

爸媽第一次來辦理會面，是我腦海裡永遠的痛。

當喊到我的號碼時，我乍然反應不過來。猛然驚醒的，除了滿腔的歡欣外，

還有無所適從的躊躇。

我沒有臉見爸媽。

進了面會室，拿起電話聽筒，我還沒說話，媽媽就已經關切地問我好不好？要多忍耐。從來沒有注意到父母的容顏，然而，那天在深深的皺紋、早生的華髮裡，我看到了爸媽無盡的關切和憂慮，再也忍不住淚水，哽咽地滑落。

十分鐘像十秒鐘無情飛逝，我像失怙般，無依無靠地走回牢房。我知道是自作孽，但是我捨不得爸爸，捨不得媽媽。默默無言地走著、走著……我突然發覺，懊悔的眼淚爬滿臉頰的溫度，像燒紅的鐵條，炙傷我的心靈、我的意志，那一天是我十六歲的生日。

十多年過去了，我進出監獄三次，爸媽依舊不辭勞苦、不計辛勞、不發怨言地探望我。我的辛酸眼淚仍然在流，流向肚子裡，熾痛我的心。

這一次，我終於想通了，除了悔恨外，我欠缺反省。唯有反省，才能讓我和愛我的人不再流淚。

我不想再感受眼淚的溫度。

## 關於志偉

我民國五十八年出生於桃園，成長於大南僑愛新村。家中小康，排行老么，極得父母寵愛。十七歲那年，發生了我一生最難忘的事。

國中畢業後，正值年少輕狂的叛逆階段，逞強好勝的我，把父母的叮嚀當作耳邊風，成天跟著村子裡的小混混為伍。在這種環境籠罩下，學著與人爭強鬥狠，為了「名氣」不惜與人刀刃相向，打打殺殺，四處結仇，醫院的進出更是稀鬆平常，每天過著刀光劍影的生活。由於對利益的渴望，讓我在生命中留下了無數的傷痕，以及永遠無法抹滅的污點，進出的不再是醫院，而是我一生中難忘的地方——監獄。

十七歲那年，初次進入那幾丈高的大門，頓時有些不安與恍惚。凝望四周的高牆，緊緊地將牆內的建築物包裹得密不通風，呈現一片灰白死寂的景象，這是在夢裡也無法看見的不同世界。腳下的鐵鏈隨腳步噹噹作響，使我為之一震地恢復意識，這才恍然大悟地告訴自己，接受這個事實吧！

未曾接觸過的牆內生活，一切是那樣陌生、恐懼，初期的不平衡心態，劇變

的生活習慣，確實帶給自己茫然而無所適從。無法自主的環境中，唯有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，獨自祈求上天，默念著，告訴我的家人：「爸、媽，我好想你們。」

終於盼到了會客的日子。當管理人員喊我的名字，我像是被放出的籠中鳥飛奔出來，踏著忙亂超節奏的腳步，來到會客窗口，尋見爸、媽的身影。隔著鐵窗的玻璃，拿起電話筒，父親哽咽許久，眼眶泛著淚光，焦急地問：「裡面苦不苦，受委屈了嗎？媽媽不敢來，怕見了你難受啊！」我滿臉羞愧僵著身體，手顫抖著，不發一語，縱有千萬的痛苦，也啞口無言以對，我心碎腸斷地哀號，滾燙熱淚如泉水般奪眶而出，兩眼目視父親，第一次感到熱淚的溫度是這般沸騰，直到會客將結束，才依依不捨地說出：「爸爸，孩兒不孝，您要保重身體啊！」

回憶往事，歷歷在目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又逢母親節，家中亦是無喜，捫心自責，昔時驚人之舉，誤蹈法網，變成今日與家人承受一牆兩隔、刻骨銘心之痛，讓家人為我受罪，教人情何以堪啊！這正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忘記的一





攝影／林枝旺

祝一步一腳印、永續發展，懷愛鄉土之先決在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及人文，期貴刊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
——許介麟（台北市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）

《源》是一本好雜誌，讓我們看得到、體會得到台灣的生命力，尤其攝影作品皆是“佳作”，也藉此讓我們更瞭解台電對台灣本土的貢獻，雖然我們“反核”但不反電，也期許台電會有更好的表現。

感謝《源》編輯群，這是水準之上的刊物。

——陳錦玫（桃園縣楊梅鎮）

這是台灣版的DISCOVERY。

——謝明海（台北市）

《源》，讓我看到蔚藍的海洋、青翠的山脈，讓我聽到潺潺的溪流，草原的呼吸，讓我徜徉靜謐的田野，溫柔的城鄉，

感謝《源》，讓天空多了煦麗的雲彩，讓生活多了份感動，讓大地生命力永續。

——林瑞霞（台北市）

台電人的精神，讓我熱淚盈眶。

——吳玉臻（台北市）

再次有機會接觸到《源》，讓我深深地感覺到什麼才是真正的生生不息——九二一地震後台灣旺盛的生命力與愛心。

——鍾豔收（台北縣新店市）

從印刷、編排、編輯上，可看出《源》的用心，盼《源》能一本初衷，繼續關心我們的母親——台灣。

——台灣教會公報社（台北市）

幕。

近一年來，在歐銀釧老師的帶領下，我們將天人菊的種子孕育成長。經過了老師們的灌溉、施肥，讓我們從溫室裡的幼苗，不斷地成長茁壯，長成了堅韌無比的天人菊，並綻放出美麗的花朵，散發出香氣。

每位同學的一筆一字、一點一滴，都代表了老師們的辛勞及同學們的努力，這非一朝一夕就能點石成金。相信天人菊的幼苗已移植到我們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。

將來，我們將重返社會，去吸收更新鮮的空氣。那時，肥沃的土地和養分，

所培養出的心靈種子，將是更動人美麗。感謝老師及監方讓我有機會參加寫作班，讓我藉著寫作來作為心靈的一大改革，並在我的人生找到另一個起點。

源